

文苑

豫城诗话

说鸡

胡竹峰

以前有位皖南作家，语丝社的，叫章衣萍。1932年，北新书局请他编世界文学译本，并出版儿童读物，销路颇广，手头渐阔，钱多了就可以不吃猪肉，改喝鸡汤。不料《小八戒》一书触犯了回教团体，引起诉讼，书局被封，改名青光书店才得继续营业。鲁迅写诗戏云：“世界有文学，少女多丰臀。鸡汤代猪肉，北新遂掩门。”

很突兀，想起这段旧事来。下雨了，一个人在办公室无聊，就临窗怀古，风雨如晦，加上近视，所以看得不远，古也只能怀到民国。

这几天情绪低落，莫名其妙，毫无来由。人的情绪许多时候和天气一样变幻莫测。于是就想买一只鸡炖了吃，哄肚子开心，肚子一开心，心情也能多云转晴。我很会炖鸡的，有年的老家底。记得小时候，祖父喜欢吃鸡，祖母特意养了很多，隔三五杀一只。晚上静候在瓦罐下，或者端一把凳子，在稻床上闲坐，等着祖父归来，那场景历历在目。

鸡其实很好炖，只要是牧养的活鸡，现杀后用冷水煮，放慢菌大枣若干，炭火慢慢煨上半天，没有瓦罐，用电饭锅代之亦可。这种文火炖出来的鸡，肉质烂，火劲直抵骨髓，吃在嘴里，带一丝山野的鲜气，不像饭店里高压锅急火做出来的，味同嚼蜡，白蜡。

下班后，去了超市，我看见一只只倒挂着惨白到没有一丝肉色的死鸡。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好鸡就应该现杀现做，冰块裹尸暴殄天物。于是怏怏去了菜市场，选了只活蹦乱跳的小公鸡，生命在于运动，鸡想保

命，应该少动。给鸡褪毛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好在小贩有铁桶制成的去毛器。将宰好的鸡放入其中，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鸡毛乱舞，纷纷扬扬，像傍晚时分日本仙台中中国留学生会馆那间洋房的地板，咚咚咚地响得震天，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见鲁迅《藤野先生》）

人在学生时代真好，学看图识字，学造句作文，学跳舞打球。不比江湖，逼你学了一肚子世故。

江湖是泯灭性灵的地方。鸡因为住在鸡窝，从不踏入江湖半步，方才保持住自己的性灵。韩偓在《韩诗外传》中说鸡有“五德”：“头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时者，信也。”正因为鸡是可信的“五德之禽”，在许多人心目中，鸡汤的格调比猪肉高，连章衣萍这样的文士也未能免俗，当代很多作家更是宣称自己的文章为心灵鸡汤，不过我可以捧着《圣经》向上帝保证：其实和心灵无关，鸡汤是无辜的。

我有过一个梦想，老了，回乡下一笼鸡，每天清晨给鸡喂食，夜晚，在鸡鸣喔喔声中读书或者失眠或者打鼾。春天的夜，炖一锅鸡，大吃大喝，我仿佛听见种子发芽的声音；夏天的夜，炖一锅鸡，胡吃乱喝，一股热流撕心裂肺，然后是满头大汗的神清气爽；秋天的夜，炖一锅鸡，闲吃闲喝，落木萧萧下，惬意慢慢升；冬天的夜，炖一锅鸡，海吃海喝，一缕浓汤融化冰雪，春暖花开。老了，炖一锅鸡，与伊同食。

文化杂谈

月圆月缺喻人生

程勋学

“月，阙也。”这是古文字学对月的一种解释。想想也是，月何尝真正圆过呢？有如十二点整的钟声，当你听到钟声时，已是十二点多了。

真正的圆只存在于理想的观念里，而不存在于现实的世界里。同理，在现实世界里也是没有真正完美无缺的人和事的。“天残地缺”的说法早已被人们所接受。也许由于长期的患难困顿，在中国许多神话中对天地的解释都是那么令人惊讶感叹的！

在“女娲补天”神话中，说天破了，那女娲氏便在大荒山无稽崖炼石补天。地摇了，女娲又忙不迭地斩断神鳌的脚爪，垫稳了四极，才有了我们如今这般的朗朗蓝天和广袤的大地。只是因为女娲当年补天时炼的石不够用，她急中生智，将一块冰补在了东北方，所以直到现在一刮东北风，天就变冷了。

在中国西南部少数民族的神话中，说天地是由男神和女神共同创造的。男神造天，女神造地。但因女神勤快，工作效率高，造的地大，而男神偷懒，造的天小，以至于造出的天地无法对接缝合。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将地折叠起来，才勉强将天与地缝合起来。可没想到这一折叠不打紧，原来平展的大地，这时却形成了高山和低谷。

神话中，说共工氏在撞不周山时，一不小心竟将天和地全给撞歪了。从此“地陷东南”——东南低，西北高。而天恰相反，则是西北低，东南高。据传当时只听哗啦啦一声巨响，日月星辰有好多部倒到西北方向去了。如若不相信，每到夏夜只要你抬头看看天空，就会发现西北方向的星辰比其他方向的星辰要多好多！这就是“天倾西北”的一个明证。

天和地都是受过极大伤害有着极大残缺的，更何况我们这些芸芸众生乎！月圆是暂时的偶然，而月缺才是持久的常态。还是老祖宗为我们总结得好：“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当我们心平气和地承认这一切缺陷的时候，它就会切地发生，世上就没有什么是不能接受的。

从科学角度看，我们说月圆月缺，其实是我们受有限的视觉所欺骗。有盈虚变化的是月亮，而不是月球本身。月何尝圆，又何尝缺，它只不过像地球一样不增不减兀自旋转着的约略近于圆的球体。月圆也好，月缺也罢，它们原是一个月亮啊！

所以我说，在我们爱圆月的时候，让我们也爱缺月吧——有如人生在世一样，美好是一个人哪一刻不美好温馨？哪一刻不该项礼膜拜感激激温馨呢？

诗的“介入”与“不介入”

蓝蓝

诗歌对社会公共生活的“介入”和“不介入”，似乎在任时代都能构成人们关注的课题，并用它来衡量诗人和诗歌，而这恰恰是我们需要警惕的——这样就会把诗人复杂的感受抽象化、标签化，正与诗歌的本质相悖。这是因为，构成诗歌方式的一个绝对重要的元素是隐喻，隐喻决定了在诗人的感知、想象和创造力中，一事物愈是和其他事物发生广泛而深刻的联系，此事物获得的生命的独特性也因此而愈加凸现。因此，严格来说，诗歌“是否”和“能否”有效地对社会生活进行“介入”与“不介入”，这个命题本身也就充满了分裂。社会生活不是你回避就能回避的，当代社会中的人只能生活在当代社会之中，社会生活在每个人的生活和经验的细节上都会留下它的烙印，那些去南极的探险者或者进入太空的宇航员离我们日常的生活场景最远，但他们那一个马路清洁工与当代社会生活的距离同样地密切。社会生活的网里总有一根完全可见的细丝牢牢粘在你身上，不会真的有什么生活在书斋真空里的诗人，也难以想象会真的存在完全沉浸于“自我”私人空间而不与社会发生联系的诗人。这甚至不是理论——只要一个诗人没有内心分裂，只要他的感受和经历与书写保持诚实的一致，那么，诗歌所呈现的最后的文本，就是对其感受、经验是如何与生活发生联系的真实描述，以及由此而来的由点及面、由特殊到普遍的细致呈现。从这一点来说，仅仅从修辞的意义上解读或者看待诗歌，是对诗歌这一文

体最大的歪曲——我从未见过比诗歌更真实地、更具体地呈现诗人所处那个时代面貌的作品，古往今来那些杰出诗人留下的诗篇，就是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记录：从微观的个人生活细节出发，扩展至当下更广阔的历史生活场景，这是诗人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

由于某种可商榷的分类意在使人们能够便利地讨论问题，诗人写作的“内容”被“暂时”地划分为“介入”、“不介入”和“不介入”，其分类的考量基础已经把诗歌的内容进行了题材上的划分，也就说有一种诗歌是“介入”的诗歌，而另一种是“不介入”的诗歌。批评家们根据题材进行划分，相应地也有了读本书给予这两种诗歌不同的评判。这种简单的划分除了带来更为简单的、把人引向歧途的争吵之外，同时也容易令人忘记诗歌的本质和诗人的天职。如前所述，诗歌的本质是将个人极其微观的经验感受最大化地与世间事物以及时间发生广泛深刻的联系，诗歌是通过这种特殊表达和内在节奏引起读者想象力重视并达到最大感受认同的能力。而对于诗人来说，一切可以通过阅读教育习得的“技艺”最终会忠心耿耿地尽职尽责于心灵最渴望的“意义”。在此，从诗人到诗歌——两者保持着高度协调的一致性，互相忠实于对方。诗人遵从诚实的原则写下源于生活的诗句，同时也需身体力行地接受自己写下的诗歌的检验——我谓之“不分裂的诗歌和诗人”——这普遍的细致呈现。从这一点来说，仅仅从修辞的意义上解读或者看待诗歌，是对诗歌这一文

诗歌辩护，无论它是“介入”的还是“不介入”的。

不是说写一篇同情底层的诗歌、或者反对文学工具化你就是个好诗人，你就天然地拥有谴责其他人的道德优越感。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观念事实上像孪生兄弟一样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真实生活与诗歌文本的分裂，因为我从未见过没有社会生活的人，也未见过只有社会生活、公众生活却没有自我和“个人”的人。但即便如此，我也要写，假如一个诗人丧失了对世界的想象力，丧失了对他人、对其他生命的敏感，丧失了对身边生活诚实的表达，他也不会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如果说文学是“致力于人向善的努力”，人的关系中天然蕴涵着伦理道德，那么诗人的稿纸上就应该呈现“人是关系的一个结（圣奥克絮佩里语）”的笔迹，这是作为人类的最起码的道德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善恶判断文学作品的价值时，我记得法国哲学家茨维坦·托多罗夫曾说过活：“做好一件工作是否总构成善，不应仅仅根据它们是什么而且应根据它们被用来做什么来进行判断。一个人必须将其用途和后果一起放进头脑考虑之中。这是因为，个人的尊严并不建立在社会认可之上，而仅仅在于良心和其善的意义悬而未决的行为之间的一致。”同时，我也记得他的同胞齐奥朗的一句话：“一切道德对善良都构成威胁，唯有漫不经心能拯救它。”保持内心声音和实际行为的一致——诚实。诚实。诚实。做一个不分裂的诗人，写出不分裂的诗歌。



秋渔湖上（国画）

刘艺峰

许挺诗选

赣南晚晴
山是天边云，
云是山外山。
鸟飞晚霞里，
牛耕天地间。
春燕
可怜春燕暴雨击，
羽折肢残坠塘西。
春色虽好难入户，
旧窝正需筑新泥！
过彭泽
舍去五斗米，
心里得安宁。
当今买官者，
笑煞彭泽令。

橘子洲
（长沙橘子洲新塑毛主席头像，饰有头光，夜明如月。）
长沙无沙天地清，
湘江澄澈帆千层。
橘子洲头毛翁在，
子民夜夜见月明。
无题
山中石多金玉少，
世上人稠君子稀。
蝼蚁窝内互撕咬，
苍鹰凌云自搏击。
过皖南
路回峰转少人烟，

万里驱车到皖南。
猛想千好千壮士，
热泪顿洒满山间。
麦熟中原
蓝天沃野麦飘香，
中原大地喜若狂。
城里都想黄变绿，
农家最爱绿变黄。
题画诗
（育智兄为余画岁寒三友图，少梅，余补题之。）
丹青妙笔画三友，
苍松挺拔竹穿插。
岁寒尚缺一君子，
权把牛印当梅花。

无题
靠山院落石为壁，
近水人家第作门。
祖居面对夫子庙，
从小便想成圣人。
列车遐想
山花野树又城池，
转眼即逝难预知。
窗格自然千幅画，
火车飞过万首诗。
雨后都昌望鄱阳湖
日照千帆白，
雨过南山黑。
鄱阳一湖平，
云边几雁飞。

博古斋

乌龟的“粉丝”

吴昊军

元朝以前，乌龟是人们眼里的明星级动物，那时，人们发现乌龟非常长寿，乌龟的寿命可达百岁以上，而且，乌龟能忍饥渴，长期不吃不喝都没有关系，生命力极其强盛。于是，人们就成了乌龟的“粉丝”，乌龟成了人们热情推崇的明星，龟壳被做成了货币，乌龟也成了财富的象征。《汉书·食货志》中说，乌龟分为元龟、公龟、侯龟、子龟四品，有的人还把乌龟的壳当成占卜的工具，并用乌龟的壳来记载文字，乌龟是当时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因为乌龟是古人眼中的明星，名声很好，所以，古人非常乐意使用“龟”字，古代有一种名为“龟人”的官职，专门负责为国家占卜凶吉。而且，古人还把天上的一颗星命名为“龟星”，用来占卜凶吉。

古人还喜欢用“龟”字做名字，如唐朝诗人陆龟蒙、歌唱家李龟年，都以“龟”为名字。古人把乌龟看做是高贵和吉祥的象征，汉朝的丞相、列侯、将军所用的金印，印钮都是乌龟的形状，当时拿高工资的高级干部，所用银印的印钮也是龟形。汉朝规定，基层小公务员的印章不能做成乌龟的形状，因为他们的级别不够。唐朝规定，五品以上的大官，墓前的石碑可以做成乌龟的形状，就是龟驮石碑，而那些五品以下的官员，墓前石碑的碑基不能刻成龟形，只能刻成别的图腾的模样。还有，唐朝的官员原来佩的是鱼袋，武则天授二品，国家发布通知，官员佩戴的鱼袋为佩戴龟袋。

到了元朝的时候，有人把那些纵容妻子当“三陪小姐”的男人比作“缩头乌龟”，一下子坏了乌龟原本高贵而神圣的形象。元朝的读书人陶宗仪在他的《辍耕录》这部书里借金方的诗嘲弄一大户人家，诗是这样写的：“宅眷皆皆为撑目兔，舍人总作缩头龟”。据说，兔子望月而受孕，“撑目兔”是嘲笑这个大户人家的女孩没有结婚就怀孕了，行为不轨，而“缩头龟”就成了侮辱这个大户人家的男人的贬义词。“缩头龟”这个词一出，“龟”便成了侮辱别人的字眼。于是，乌龟的形象就越来越卑贱低下。

选材多是羊腿和背脊上的瘦肉，烤前将肉切成拇指见方的块状，再加入胡椒、精盐、姜葱、大料和橄榄油等佐料，然后一嘟噜嘟噜地串在长约一米的铁杆上，放入专门的烤炉中烤制。待肉色变得黄脆，出炉即食。热气腾腾的“烤爸爸”吱吱地往外冒油，颇能勾出食客的腹中馋虫。在利比亚，“烤爸爸”烤熟后便从杆子上取下放入盘中，卖时也是论公斤卖。相比之下，新疆的烤羊肉串就显得太小家子气了。烤好的“烤爸爸”，香味四溢，嫩而不焦，口感极佳，别有一番风味。

利比亚有许多专门经营“烤爸爸”的店铺，每一家“烤爸爸”店在配来上都有自己的祖传秘方，烤出来的“烤爸爸”味道各不相同。但有一个烹调原则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阿拉伯香料的作用。自古以来阿拉伯半岛一直与香料有着密切的联系，素以擅长种植、制作和使用香料而著称。把肉穿好之后，用阿拉伯特有的香料腌制便将它们疏密均匀地排在无烟烧烤槽形炉子上，上下翻烤，边烤边撒上香料。这些香料成分复杂，据说包含乳香、麦拉卜、肉桂、干酸橙、安息香、罗望籽、黄卢布宁、丁香等多种元素。

“烤爸爸”当然就有“妈妈”，“烤爸爸”烤的是羊肉，“哈妈妈”就是鸽子的意思，用英文发音hamama。

“哈妈妈”烧的都是乳鸽，其程序大致是这样的：去头宰杀后剥皮、去爪、去膀尖，用清水洗净；取注射器吸入各种料汁，注射到鸽子胸脯两侧；在鸽身上均匀地刷上油，撒上盐，用黄纸包裹好；在烧红的木炭上码人包好的鸽子，在鸽子上面再盖一层烧红的木炭。大约半小时，一只色泽油亮、皮脆肉嫩的“哈妈妈”就烧好了。

烧好的“哈妈妈”要盛在盘子里，用手一层一层地撕开吃，只有这样，才能吃到鲜嫩无比的里脊肉。啧啧！那味道，真是好极了！

煎饼果子“想我了吗”

比起切片烤肉“烤爸爸”和炭烧“哈妈妈”，另一种形式的阿拉伯烤肉则更为街头化和平民化。前者是阿拉伯男女约会或者宴请时必点的菜肴，后者则类似我们国内的街头麻辣烫和煎饼果子，更为下里巴人一些。这种街头烤肉有一个更为甜蜜的名字叫做“想我了吗”，它的原名应该叫做“shawarma”。

通常都是临街的餐馆在门外竖立一个烤肉架，架子上重重叠叠地串

着肉块，有鸡肉、有羊肉，但以牛肉居多。肉块约有碗口粗，被炙热的炭火烤着不断往下滴油，随铁架不紧不慢地转动着吱吱作响。旁边照例有一个切肉的伙计，一边负责转动烤肉，一边负责把薄饼贴在炭火上加热。因为炭火太热的原因，伙计的头顶上通常都要系一条汗巾，英俊的脸庞在炭火的映照下颇为冷峻，每每看见这样一个专注的伙计站在烤架前，我都忍不住要去排队买上一个“想我了吗”。烤熟的肉加上薄饼就着蔬菜吃，新鲜热辣，香脆可口。吃了“想我了吗”，心里不想它恐怕都难。

不过和“烤爸爸”、“哈妈妈”比起来，“想我了吗”其实是一种舶来品，这种烤法一层刷一层现烤现吃的方法出自土耳其人之手。究竟何时阿拉伯人的已无从可考，我只能凭借自己可怜的历史知识，臆断一下或许是当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或者波斯萨珊王朝在阿拉伯国土上留下的印

记。这种土耳其烤肉在中国也处处可见，回国后我也试着买回来品尝，可不知为什么，不论是味道还是口感都远远比不上正宗的“想我了吗”，只是空有一个相似的外表罢了。

“哭死哭死”真好吃！

利比亚的食品，大体上脱不了阿拉伯美食的主干，肉加大饼是最标准的饭菜，讲究点的还会额外加上甜点和酸汤等。这些充满异域风情的食品对于刚到利比亚的你来说会有异常的吸引力，可以让你大块朵颐数月。然而，烤肉再美再肥也会有腻的时候，大饼再香再脆也有放凉的时候，至于甜点和酸汤等附加物，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则有些口味过重，只能偶尔尝一下。相比之下倒是咱们中国人那五谷杂粮的素食杂食更为平易近人。可惜我们中国的伙食虽然是中餐，但取材却是利比亚的食材，厨师只能是大米和白面轮流上岗。时间久了，颇为想念国内常吃的各种粗粮。但广寻各处而不得，只好自己买来玉米粒放到当地的磨坊里磨，磨出一粒粒小石子般的“巨型棒子糝”，放到水里煮粥，却也聊胜于无，至少能把胃里那些可怜巴巴的小愿望远远地抛在了地中海里，暂时不去想念。

不过“巨型棒子糝粥”很快因为“新欢”的到来被我抛弃，这个“新欢”有个令人捧腹的名字，叫做“哭死哭死”（国际音标：ksks。）

连载

听我这么说，她很不服气，不理我走开了。我假装不理睬，继续“聚精会神”，还拿支笔点点画画，假假假，像个看书的样子。她偷偷跟我说：“妈妈有一双熊猫眼。”

同样的话让她多讲一遍，那就是不但没作用，还起反作用。

“法图麦，现在该干吗了？”好不容易我也严肃一回。

“找抽啊，老爸？”她声音比我还高半调儿。

无法无天！

不过，我也有一套对付她的办法。逗贫逗不过她，我跟她斗智斗勇。一天，她不想练琴，我就把她的小朋友接到家里来，小朋友比她大两岁，和她一样，钢琴刚过五级。

我对小朋友用很夸张的语气说：“法图麦眼睛刚刚散完瞳，看不清琴谱，可是她不看谱也能弹，你信不信？”

小朋友被我唬住了，很崇拜地说：“没谱的话，我可弹不了。”

“你看，我家法图麦就可以！”

紧接着，我做了个“有请”的手势。再看法图麦，往琴凳上一坐，挺胸抬头，一双小手在琴键上上上下下翻飞，别提多来劲了。

法图麦最不爱看的电视就是我的节目，老爸在电视里怎么那么烦人啊！

比如一些女观众老特激动，上来就和我拥抱，让法图麦看见，二话不说，关电视！我爸爸凭什么让你们抱？

又有些时候，选手拿我开玩笑，说我脸长啊、腿短啊，法图麦也不高兴。

“他们和你爹开玩笑呢。”

“哪有这么开玩笑的！换台！老爸。”

最近法图麦向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爸，你的节目不能别老请女嘉宾？”

“女嘉宾怎么啦？”我问。

“万一你跟她搞外遇，怎么办？”

法图麦她娘在旁边都听傻了。

我的工作虽与电视有关，其实是在家里，我很少让闺女看电视。我教她读书。至于怎么教，郑渊洁先生教给我一个以身作则的方式。于是我们家经常上演这样一幕：我坐在沙发上，聚精会神地读一本书。法图麦跑过来问：“老爸，你干吗呢？”

“去去去，你爹看书呢，你自己玩儿去。”

“这书好看吗？我看看！”她赖在我身上，吊着我的脖子。

“好看啊，你看自己的书，爸这书你看不懂。”

“不玩不玩了，我在收拾屋子。”

“收拾完哪搬到一边去了。一会儿觉得实在无聊，又来了：‘爸爸，跟我玩儿嘛！’”

“玩什么玩什么？乱成这样，还不收拾收拾！”

法图麦嘴撇到一边去了。一会儿觉得实在无聊，又来了：“爸爸，跟我玩儿嘛！”

“不玩了，我在收拾屋子。”

“哎呀！好啦好啦！我帮你收拾就是了。”

哈哈，中计了吧！我不动声色，故意推她：“不，你别再添乱，你不会！”

“你才不会呢！”

“你不懂！”

“你才不懂呢！”

两个人互相较劲，闹够了，我假装正色道：“这是什么CD？应该放哪儿？”

她的CD都是英文，有的我还看不懂。她得意地小手一指：“笨！放那儿！”

“这个呢？”我又拿起一张。

“那儿！”她直接抢过去，在抽屉里放好。

逗着逗着，房间收拾好了。

我觉得，大人和小孩儿之间，不能论岁数，论岁数您那叫“倚老卖老”。也不能比聪明，有本事您回到那个年龄再比。和孩子在一起，一切都像是玩游戏，谁赢谁输，很难预料，这样才有意思。

“冷酷”爸爸残酷教育，成长路上堵不如疏

——看黄宏怎样教出铁打的女儿

黄宏，著名喜剧小品表演艺术家，副军级待遇，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一级演员。

黄宏在执导电影《阳光天井》时，他发掘了童星黄豆豆。鲜为人知的是，黄豆豆不是别人，正是黄宏心爱的女儿。



名人是怎样教育孩子的